



【有所思】

从对面到云端

□魏震

因疫情的缘故,期末考试都没举行,孩子们就放了假。周末常去的图书馆也应声关门了。去哪里自习呢?孩子和我商量。

其实,家里有一间书房,是光线最好的那间,安静、明亮,看得见日出与日落。只是,“没有氛围”。我连忙肯定孩子能够战胜那颗想放飞的心,说:不然,组织个网上自习室吧。

于是,孩子去钉钉申请了会议室,起个名字叫“钉钉”。钉的是目标,盯的是榜样。我去说给天南海北几个偶有联系的家长,很快,人也齐了。自此,在浩渺的互联网上,在深不知处的云端,有了孩子们共有的一个空间。每个摄像头里的孩子都全神贯注,全程静音,偶尔会看一眼镜头里的人,旋即又埋下了头。

也许是素昧平生而害羞,也许是为呵护这种寂静的氛围,自习室里的孩子们默契地保持了沉默,一个假期里,没有人开过腔。在餐桌上听孩子讲起这个情形,我说:互帮互学是好同学,默默关注是另一种益友啊。然后,讲起自己求学路上同样一位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那是我读中学时,偶尔学习到深夜,走到阳台,看周围的灯一盏盏熄灭,还有一些灯如一颗颗星星点亮在深邃的夜空。一段时日之后,对面楼上一盏总是亮着的灯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橘黄色的台灯把一个单薄的身影印在窗帘上,或许也是个学生吧。

很快,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。周末的早晨,会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伸展扩胸、弯腰转体。

再往后,每当累了、困了,我会下意识地抬头瞅一眼对面,看那盏灯是不是还亮着。

如是几年。直到搬家离开,我们也从未在路上走个对脸、说一句话。我甚至不知道,马路对面的他,是不是也关注了我这盏灯。

前几年偶然坐电车经过旧居,有个似曾相识的面孔上车。走近了,我一下认出来,是他!或许是因为一向的自律坚持,他的身材、模样都没有太大改变,眼睛里也还依稀透出少年感。我就那样定定地看着人家,压抑着上去搭讪的冲动。

去说什么呢?说大学通知书寄到的时候,我在想他收到了没有?说在我的记忆里,不知姓名的他其实超过了很多同班的同学?说自己头次听到《YOU RAISE ME UP》,被那昂扬激越的歌声所震撼,脑子里闪现的居然是那窗帘上的影子?

我终是没有上前。不知从何说起,也怕说出来,什么东西就被打破了,就像云端自习室里的寂静。

可我终是讲给了孩子听。几十年过去了,时间似乎改变了很多,走近看,不过是换了一个汤头。缘着科技的进步和新新人类的创造,以前泛着橘色灯光的窗口,如今搬到了网上,移到了云端,可其间的意味是一样的。

我跟孩子说,有的人伸出手,帮助了别人;有的人坐在那里,就能够成全彼此。再细想一下,不管是对面还是云端,中间流淌的激励虽是无声的,却又是往返的。

我是你的目标,你是我的榜样。

【在人间】

曹雪芹的春天

□雪樱

春天是用来虚度的。赏花、踏青、放风筝,这是虚度。和面糊炸香椿,香椿芽嫩得能掐出水;挖野菜包水饺,皮薄馅多绿意浓;摊韭菜鸡蛋饼,要选头茬儿春韭,这些都是细活儿,得有大块大块的时间,也是虚度。但是,到头来想想,所有的虚度都是人间值得。

来家干活的家政大姐,在自家是甩手掌柜,采买做饭都是老公干,她没上过学,不会算账,倒落得个清闲。她唯一会干的是包饺子。妇女节那天下午放假,她拎着小铲子去近郊挖野菜,挖了一下午,双腿蹲得又酸又麻,才收获两小把面条菜。回家后,择、洗、剁、拌上提前化好的肉馅,撸袖包水饺,忙活个不停。听她说,待吃完了,已是晚上8点。老公不在家,她和儿子没吃完,第二天早上起来煎水饺,本来计划中午带着当午饭,却被儿子要走了。“他单位食堂伙食也很好,但就是爱吃这口,每年春天都吃不够。”大姐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我能想象到,她的儿子,1.78米的帅小伙,西装革履去上班,出门前与母亲“抢”野菜水饺的场景,略带羞涩,内心盛满可爱,一直蔓延到眼角眉梢,那是回到童年的幸福吧。

楼上有个爱唱歌的小男孩,上五年级。我清晨出门几次遇到他,上学的孩子里,他总是最后一个出家门,不慌不忙,哪怕晚点了,也不像其他小孩那样满脸哭丧表情,而是背着书包、踱着方步,有时候我恨不能上前推他一把。平日里,他很少唱歌,只有在周末,快活得像只百灵鸟,在家唱,出门唱,下楼倒垃圾也唱,那悦耳的歌声就像一根细细的金线,把快乐串联起来。有段时间,听不到他的歌声了,原来他妈妈生了二胎,家里的宇宙中心移位了;不久,又听到他的歌声了,空灵、动听,恍惚之间,如若天籁。现在,唱歌的人变成了两个,他和弟弟,他唱一句“春天在哪里呀,春天在哪里”,刚满三岁的弟弟便奶声奶气地嚷道:“春天在哥哥的眼睛里,还有那会唱歌的小瑞瑞。”瑞瑞是弟弟的乳名,让人不禁莞尔:嗨,真是两只淘气的小黄鹂。

壬寅之春,闺蜜晴儿完成了件大事,不是她自己拿到驾驶证,而是女儿学会了骑自行车。女儿去年9月入学,当英语老师的她对孩子要求既高又严,每天放学做多少口算题、预习几页课文、跳绳踢毽子等,都要按时在小黑板上打卡。中午放学回来吃完饭,还要着急忙慌赶点上会儿外教口语课,但小姑娘乐此不疲,她与外教隔空对话时,眉眼飞扬,露出小豁牙,可爱极了。对于学骑车这件事,刚开始晴儿在后面扶着,累得气喘吁吁,一下狠心把两侧的辅助轮子给卸了。没想到第四天,女儿竟能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了,晴儿激动地发了朋友圈。地下停车场里没有风,女儿的身影就像一道彩虹,拖出一条美丽的抛物线。或许,这就是春天的礼物吧,她说。我不禁由此想起好多童年趣事,是啊,哪个孩子没有在大风天里跑得满头大汗,甚至又喊又叫呢?春天就

是把自己全部打开,然后静静地驻足,像凝视一朵花一样凝视自己。

春天是用来虚度的,大把大把的光阴任由挥霍,连慵懒的风也裹挟着几分浪漫,就像古人出游,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一痕春水,此身此心,不过是灵魂清音。年轻时,享受春;中年至,才惜春——成千上万种浪漫,都归于一:对死亡的预演。最擅长写春天的莫过于曹雪芹,一首《葬花吟》、一首《芙蓉女儿诔》,就足以奠定《红楼梦》的史诗地位。曹雪芹的春天,容得下大千世界,也尽展内在气象。宝玉要把花撂在水里,黛玉却道:“撂在水里不好,你看这里的水干净,只一流出去,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,仍旧把花糟蹋了。”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有不同的感受,糟蹋的哪里是花,分明是青春。青春就是春天的剧场,拒绝任何玷污,保持纯粹立场。我最喜欢第19回,元妃省亲后的一个午后,宝玉把午睡的黛玉唤醒,两人有说有聊、打打闹闹,宝玉说,“扬州有一座黛山,山上有个林子洞,洞里有一群耗子精”,最后被黛玉识破,道:“我把你烂了嘴的!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。”一个温暖快活的午后,一个千金难买的瞬间,也是一个童年快乐的高峰,让人艳羡。无独有偶,龄官画蔷和贾蔷放飞小雀,也深深打动人。发现龄官画蔷的人一定是宝玉,“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,画完一个又画一个,已经画了有几千个‘蔷’。”宝玉想,“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大心事,才这样个形景。外面既是这个形景,心里不知怎么熬煎。”一个从姑苏买来的演小旦的女孩子,宝玉为何如此牵挂?是怜惜,也是一种忏悔。后来,宝玉找到龄官,请她唱《牡丹亭》中的“袅晴丝”,龄官拒绝,“嗓子哑了,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,我还没有唱呢!”又让贾蔷去请她,他提着雀儿去,再次遭拒,气得贾蔷将雀儿放了,把笼子拆了。书中写道:“宝玉见了这般景况,不觉痴了,这才领会了画‘蔷’深意。”一个“痴”字,流转出脉脉深情,是有情之天下,也是人性之光芒。

龄官画蔷、湘云醉卧、香菱学诗、黛玉葬花……似乎葬花环节为全书起了个最高音,彰显人格尊严和自由追求。所以,曹雪芹的春天,也是我们共同的故乡。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,被一僧一道带到人间,宝玉降生在贾府,因为元妃省亲,贾府建造一座大观园,乃是太虚幻境的投影;最后宝玉又被一僧一道带回青埂峰,“渺渺茫茫兮,归彼大荒。”苏轼说,“空故纳万境。”曹雪芹用“情”照亮了“空”,使人生充满了意义。因此,这万紫千红的春天,这种种有情的春天,就这样走向了永恒。

春天是用来虚度的。我贪恋那些舌尖上的野味,氤氲着妈妈的味道,我也艳羡那爱唱歌的兄弟俩、那个学骑自行车的小姑娘,因为他们身上能够寻到我童年的影子:扎着马尾辫,脚蹬白网鞋,在校园的大操场上跑啊跳啊,尽情放歌,像风一样自由……

【浮世绘】

所谓阿姨

□丹萍

因为被人称作“阿姨”而很不爽,是女性朋友聚会聊天的一个老梗。不在姐妹当中求证一下自己根本不像阿姨,不听听大家抱怨乱叫阿姨的人到处都是,抑郁根本没法化解。

以前早结婚的朋友的孩子叫我们阿姨,我们就很不爽,“哎呀,叫姐姐。”后来看到朋友的孩子上高中了,人高马大的,对我们微微一弯腰,乖乖地粗着喉咙说一声“阿姨好”,我们只好嘟囔一句,这么大了啊!

前几天,遇到一位老大爷抱着一堆纸箱子蹒跚过天桥,下楼梯的时候最顶上的纸箱子掉下来了。看老大爷挺不容易的,我赶紧跑过去帮他捡起纸箱,搭到他的纸箱山上。我这是好心吧?大爷也很客气,脸被大纸箱挡着,他隔着纸箱瓮声瓮气地连连说,“谢谢阿姨,谢谢阿姨”。

至此,也算人生跌落到谷底。

前天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体检。给我抽血的医生小姐姐人很好,也是一口一个阿姨叫着:阿姨你身体不错,一定坚持锻炼吧?阿姨你再坚持一下,我们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。她对我这么好,好像我已经老得糊涂了似的。

早先去国外旅游,我朋友特意提醒我,在地铁里不要给老年人让座位,人家会很不解。我到今天才明白了。比如我,来体检前,刚在家里收了快递,一个人扛了两箱矿泉水上楼,谁不成我现在会害怕你抽我几管血?

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,小姑娘至少比我小20岁。比我大20岁的人,比如小区里的邻居,我肯定也是要叫人家阿姨的。人家可能和我一样,也会有点不开心。这一点我以前完全没有意识到,还觉得自己对邻居很客气——将心比心,20岁以内的年龄差距,不要叫人家阿姨。那么,用简单的数学知识推断一下,除了年逾古稀的老人,我已经不能管任何人叫阿姨了。考虑到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,接触到七十岁以上老人的机会并不多,我以后应该把阿姨这个说法从我的社交生活中剔除。

不用“阿姨”这个称谓,看来应该是一个中年女性最基本的素养。

体检结束和闺蜜一起吃饭,又说起阿姨梗,并且把“阿姨”就好像炮弹一样让我们退无可退、只能被炸又不应该去炸人的困境说了。大家都说不公平,同样的年龄,我们被人叫作阿姨,但同龄的男性并没有被人叫作叔叔。闺蜜说,男性比较容易以职业身份被人接受,比如同样去开家长会,爸爸就是某某总,我们就是某某妈。在公司,同样是合伙人,男性就被称名字,而我就被叫作丹萍姐,算是阿姨的低配版——好像我比较和蔼可亲,就是来帮大家收发文件的。

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无解。最厉害的是朋友大茵,她是少白头,染发也不能全覆盖。我们刚认识的那些年,她就抱怨过有人叫她奶奶,算是对我们被叫阿姨的一个安慰。一晃二十年过去,现在她干脆不染发了,一头白发飘着,人又飒,整体风格相当朋克,唬得陌生人想叫奶奶、阿姨都叫不出来,总觉得好像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里见过她。

她这个打法,对我们有借鉴意义。所以,我们最终确定了三个解决方案:自己默认“阿姨”就是“女士”的意思;你可以犯我,但我不犯人;老当益壮,旁若无人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